溫熱經緯

温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温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已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過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爲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淹貫引經斥異衆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既已中肎何必再申已意因而棄瑕錄瑜彙成温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旁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懵

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爲弁言。爰不揣譾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閱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爲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祕籍。恆郵寄相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爲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復。魚鴈爲勞。夫疾疢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曷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

余恆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爲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譾陋不敢自信欲俟資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榷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旣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爲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浮訛言繁興張皇旣慮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昕夕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載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

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滹沱。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甯之間。蓋紆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敝廬。閭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復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悃悃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輿夫負巨簏。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

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攄心得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蓬窗間迴環維誦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爲斯民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過從相得甚歡因并讀其溫熱經緯經緯者蓋以軒岐仲景爲經葉薛諸家爲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

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羼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開異境。爲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爲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顛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藜敘。

溫熱一證。庸手妄爲治療。夭札多矣。夢隱憫之。而作此書。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眞寶書也。其友烏程汪曰楨。讀而善之。因爲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衲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爲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暍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爲溫熱或以溫熱爲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爲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

甚至併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爲剖論。茲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爲經。葉薛諸家之辯爲緯。纂爲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間附管窺。必加雄案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暑溼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爲其所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毋嗤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甯王士雄。書於潛齋。

温熱經緯目錄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溫熱經緯卷一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
烏程汪曰楨謝城　評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

雄按傷而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爲溫熱

章虛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

發者為實證。

金匱眞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

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

尤拙吾曰。冬傷于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

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即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

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而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為實證。此

條爲虛證也。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爲義也。陽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

楊上善曰。冬傷于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爲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爲暑病。

林觀子曰。少陰眞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

沈堯封曰。傷寒有五。熱病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

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邪化熱。隨時皆有也。

雄按。脈要精微論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夫暖卽溫也。熱之漸也。然夏未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病發名曰暑。蓋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與冬至後之小寒大寒。相對待。是病暑卽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曰暍者。別於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皆夏

令一氣之名也。後人不察。妄騰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醫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日亦有温病。温熱之輕者也。熱温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吳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則失其疏泄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痛多卧。木病

尅脾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尅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眞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

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煩膻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爲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

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

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而頷痛。甲乙甚。戊已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溼土。性重。經謂溼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顏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俛仰。脾病。則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俛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頷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膹鬱。不得扞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溼熱聚。而爲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而非內熱。其苔必白。喘。氣鬱極也。欬。火尅金也。胸膺。背之腑也。背。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熱閉肺臟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膹鬱。熱不得泄。直上衝腦也。鬱熱而勝開汗出。其熱暫泄則寒也。畧參章氏。

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强。胻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爲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胻腎脈入跟中以上腨內太陽之脈亦下貫腨內腨卽胻也痠熱鑠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臟病甚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胻寒熱極爲寒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衺趨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更痛員員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畧參章氏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必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顏。鼻。右頰。頤。是肝。心。脾。肺。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發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即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即難經所云。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為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

推矣。

治諸熱病。以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

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治之。必先飮寒水。從裏逐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

雄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飮。厚其衣被。閉其戶牖。因而致殆者。我見實多。然飮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飮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

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溼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腳趾脫落。此即諺所謂脫腳傷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

章虛谷曰。此明外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榮顴骨者。鮮榮色赤。

見於顴骨也。蓋顴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顴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言太陽經脈。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尙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卽絕。故死速

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爲厥陰。膽爲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

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

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

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扞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卽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

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與內發陰分之邪。交合爲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

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爲汗。邪隨汗泄。則邪卻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徒泄也。故汗出而輒復熱。是精卻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俾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壽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卻。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

精卻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
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
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
汪按此條爲溫證不可妄表之訓要隱一語可謂要言
不煩蓋溫病誤表縱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
枝人猶膽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柴葛解肌湯也
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
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
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
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

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

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之音屬金。土故不爲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云。不惡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悗。悗者。懊憹。故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章虛谷曰。邪結在腑。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而又厥逆。蓋四肢稟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臟。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虛谷曰。四肢禀氣於脾胃。胃為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為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肢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

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

雄按。溫證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耎遲澀。按證清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為虛也。

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溪則云弦則尚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澀。下之而愈

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吳鞠通曰。暑爲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煩。煩從火從頁。謂心氣不安。而面若火鑠也。喘喝者。火尅金故喘。遏鬱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暑參拙意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

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意得之。雄按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傷暑之惡熱。故曰身寒。

吳鞠通曰。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

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

雄按。不但寒傷形。暑傷氣。截然分明。而寒爲陰邪。雖有紅鑪煖閣羔酒狐裘。而患火病者。不可謂寒。是陽邪寒必兼火也。暑爲陽邪。雖有襲涼飲冷夾雜陰寒之證。亦人事之兼傷。非天氣之本然也。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凍。天暑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極明顯。奈後賢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用藥之非也。

淦按。云得之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爲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說。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云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

人。皆能為病。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
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溼之病。陋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
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
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
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
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葉香巖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亡陽而死。
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餘熱留藏於經絡血氣中。而未
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

食穀。則邪遺留。必淹纏難愈。故當戒口。淸淡稀粥。漸爲調養也。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會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火爍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

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

吳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七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爲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爲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爲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爲陰。故不熱也。加脈動躁。而兼濇。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爲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

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

吳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卽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雄按。用藥之道。亦如此。

又曰。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喫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眞能體味斯言。思過半矣。雄按。耗之未盡者。尚有一綫之生機。可望。若耗盡而陰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沛然下雨。亦曷濟耶。

汪按。葉氏。必以保津液爲要。細考經文此條。可知其理。

奈何恣用升提温燥。重傷其津耶。

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

吳鞠通曰。陽證陰脈。故曰勿刺。

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

吳鞠通曰。喘爲肺氣實。弦爲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

代者一日死

吳鞠通曰邪氣深入下焦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可治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吳鞠通曰熱不爲汗衰金受火尅喘而化源欲絕故死然間有可治者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

熱在骨髓死不可治

吳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精欲

脫也。不能自收。正氣憊也。口乾舌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熱邪深入陰分。外雖似寒。而熱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陰精未至涸竭者。間可徼幸得生。畧參拙意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

吳鞠通曰。汗後脈躁。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能以甘涼藥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吳鞠通曰。脈躁無汗。陽盛之極。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

留之地。故亦曰死。雖然。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大劑。急急救陰。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陽脈躁甚。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貴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扞邪之意。直聽邪之所爲。不死何待。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楊按陰虛勞損兩顴必赤可與此比類而觀噦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顴赤。似屬陽盛。噦者。呃忒也。肺胃之氣不降。楊按此是實證必顴赤不僅兩顴赤則呃呃而上逆也。治以輕清肅化之劑。病似可瘳。何以經文即斷爲不可刺之死候。殆

謂熱邪方熾而腎陽欲匱陽已無根病深聲嘶之證歟

楊按大顴屬腎發赤是伏藏之陽上脫也　則其嘶必自加以嘶則證與色合頃刻而脫故不治

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察其脈亦必與上焦陽盛之病有別也

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

雄按腹滿者當泄之既泄而滿甚是邪尚踞而陰下脫猶之乎熱不爲汗衰也故死又陳遠公云喘滿直視譫語下利一齊同見者不治若有一證未見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參麥冬白芍各一兩石膏五錢竹茹三錢名挽脫湯欲脫未脫時亟服之庶幾可挽

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歧。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鑠其精。而傷其氣。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陰竭。而熱猶不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

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涸可立待。故曰死。

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熱內逼。上干清道。以爲嘔。迫鑠於營。而下血。陰液兩奪。是爲死徵。

六曰。舌爛。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故舌本爛。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死也。

汪按。此舌爛。乃由腎中虛陽。故斷爲死候。與肺胃熱熾大熱。口舌糜腐者。大異。

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吳鞠通曰。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

雄按。汗出不至足者。肺氣不能下及。亦是化源欲絕之徵也。

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噤齘也。

吳鞠通曰。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痙。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爲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楊云二語。乃治溫要領。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

汪按。統觀死候九條。大抵由於陰竭者爲多。吳氏語破的。

溫熱經緯卷一

溫熱經緯卷二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
烏程汪曰楨謝城　評
錢塘顧　俊聽泉參

仲景伏氣溫病篇

傷寒論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張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

之今月之内言春分候也若脉微弱者其人眞元素虧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脉循喉嚨伏邪始發熱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邪之熱邪不能外發勢必内攻其後下利也

章虛谷曰此條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發之温病當以心意測候之也如今月之内欲有發伏氣之病者必無其氣而有其病病與時氣不合即知其病因舊有伏氣而發假令舊有伏氣者須審其脉知其邪從何處而出也若脉微弱知其邪雖化熱未離少陰循經脉而上灼當喉中痛似傷者卻非外邪入内之喉痺是内熱欲

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時外感風邪。脈浮而弦數。先見發熱惡寒之外證。今脈微弱則非外感。而反喉痛。則確知爲內發之伏熱。是無其氣而有其病也。伏熱上行。不得外散。勢必又從下走。故曰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審其脈證。皆可照此辨之也。

觀仲景標中風傷寒暑熱等病之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是言溫病初由伏邪。隨氣血流行在諸經中。及其邪之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既發之後。各隨其邪所在之經而治之。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象可示

也。今仲景又教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即知其邪。未離少陰。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者也。故如下文云。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其發也。既無定處。則無定證。既無定證。則無定脈。故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而有定證定脈者。迥不同矣。故仲景與難經無異也。

少陰病。脈微細。但欲寐也。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一不差者。與桔梗湯。二

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

咽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脾緩則陰火之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盛。緩不足以濟急。更加桔梗升載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為熱邪所耗。即用祛熱救陰之藥。恐無及也。

葉香巖曰。春夏溫熱之病。必自內而及外。汪按。此專指伏氣之病。

尤拙吾曰。少陰為陰。寒邪亦為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陰。溫病之邪。自少

陰傳出三陽。

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上灼而咽痛。雖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涼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用甘草。甘草和中。導邪外達。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氣。楊云。據此則桔梗分兩宜輕。　蓋火鬱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氣使火外達。則痛自止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至少陰。溫病之邪。自裏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太陽。歷來不辨源流。故各條次序亦紊。而傷寒溫病。攪混不清也。

淦按。伏氣爲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春溫一病。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三]主之。

張路玉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爲熱證。邪熱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四]主之。

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臥。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芩連祛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五〕主之。楊云。此當兼有停飲。故方治如此

章虛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腸胃而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欬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豬苓湯。利小便而滋陰。滋其陰。則熱隨利去。利其小便。則瀉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六

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爲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腑。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絶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章虛谷曰。上五條。皆邪不離少陰。其病之輕重變化。證之虛實不同。有如此者。況又傳於他經。而其變證。殆無窮盡。觀仲景隨證設方。辨別施治。其義理精微。有難言

喻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郭白雲曰。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溫之氣而病者。亦謂之溫。雄按自感溫病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

王安道曰。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溫熱病而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也。

周禹載曰。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外。表裏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液。故發而卽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卽此

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猶系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發出。爲表裏也。

葉香巖曰。發熱而渴者。溫病。熱邪自內達外。若誤汗之。禍不可言。

沈堯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尺部必浮也。

章虛谷曰。溫病之發。而無定處。少陰之表。爲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即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其非外感之邪可知。渴者。熱從內發之證也。仲景恐人錯認爲太陽傷風寒。故特標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爲少陰初

發之溫病也。

雄按。汪謝城孝廉云。吳氏溫病條辨。上焦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卻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眞出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係吳氏誤記。尤不可不爲之辯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溫證。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涇讀書記云。此喻氏之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問。跳出傷寒圈子。而不覺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爲人下。遂肆改原文。捏爲聖訓。以竊附於宮牆。而不自知其誣聖誤世之罪。亦可

慨已。

汪按鞠通發憤著書力闢升散溫燥之弊功已不細然可議處尚多夢隱此書去其瑕而存其瑜乃鞠通之諍友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瘛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張隱庵曰名曰溫者積寒成熱而發也宜辛凉發散楊云此語誤矣非治此證之法條內無太陽病三字是無表邪也何必辛凉發散微汗出而解者

誤用辛溫之藥。發汗已。身反灼然熱發者。名曰風溫。蓋發汗。則陰液外泄。風熱之邪更甚。而身如燒灼也。脈陰陽俱浮者。風熱之邪。自裏出表。故浮也。風熱傷氣。故汗出。而身重多眠也。楊云。此證最易出汗。故條中有自汗之文。不必以辛溫誤散而然也。肺氣通於鼻。而主皮毛。風熱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言。肺主聲。肺熱受傷。故語言難出。此因風熱過甚。而陰氣消沮。故爲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則愈亡陰液於後。而小便不利於前矣。津液傷。則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約束而失溲矣。足太陽之脈。入目系。而出項。津液內亡。則目系不能轉。而直視矣。若加以火攻。風火交熾。脾土轉病。

身必發黃。火攻之甚。劇則神志散越。如驚如癇。時瘛。時瘲矣。是以一逆。何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熏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文而來。故所注如此。其實上條乃溫病提綱。此條並不與上條連貫也。汗按。楊評極精。然病名風溫。而脈浮。參以辛凉。未爲過也。自汗固不必由於誤表。然誤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後文白虎加人參湯。石膏亦辛甘之味。

沈堯封曰。溫熱二病。古人往往互稱。醫者。祇須認定脈證。擬何方治。不必拘於名式。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本條云。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兩證脈相同也。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難以轉側。本條。身重多眠兩證。病相似也。熱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湯。比則此條。雖無主治。

似可從白虎湯擬法。

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必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既經外發。當淸其熱。乃誤發其汗。反傷津氣。助其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盪其溫邪。故名曰。風溫。其爲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氣乏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上鼓。而機竅窒塞。故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其非外受風邪之證。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謂汗後又下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而少陰空虛。若下之傷陰。則小便

不利。而直視。失溲。則氣亦脫矣。如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內熱。熏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癇。肝風熾盛而瘈瘲。皆敗壞之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

雄按。彼冬溫春溫之先犯手太陰者。皆曰風溫。乃吸受之溫風也。此伏邪內發。誤汗致逆者。亦曰風溫。乃內動之虛風也。然風溫在肺。祇宜清解。若誤以辛熱之藥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難語之變。余治粱宜人一案可質也。案載續編

淦按。鼻鼾。是肺腎相關。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未必盡是少陰一經之證。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

張路玉曰。此本温熱病。誤認風傷衛。服桂枝湯也。若風傷衛。服湯後。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温熱。誤服桂枝湯。遂至脈洪大。大汗煩渴不解。若誤用麻黃。必變如上條之危殆。蓋桂枝。治自外入之風邪。石膏。治自內發之熱邪。故白虎湯。爲熱邪中暍之的方。專解內蒸之熱。非治在經之熱也。大汗傷津。故加人參以救液。則煩渴自解矣。

尤拙吾曰。溫邪。非發散可愈。即有表證。亦豈辛溫可發。桂枝湯。爲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證。邪從裏發。而表且未病。誤用桂枝。適足以助邪而耗液。蓋伏寒化熱。少陰之精。已被劫奪。更用辛熱。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若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溫病之發。寒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出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甯有不出者耶。

雄按。先曾祖云。風寒爲病。可以桂枝湯發汗而愈。若發汗而熱反灼者。乃風溫病。溫即熱之謂也。後人不爲詳玩。謂風溫爲汗後壞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熱也。加以桂

枝之辛熱。故液爲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
煩渴而脈洪大。連上條似論一證。主以白虎加人參。正
內經風淫。熱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醫林改錯謂發熱
有汗之證。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是亦温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九〕若嘔者。黃芩加
半夏生薑湯〔十〕主之。

張路玉曰。黃芩湯乃温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
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
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温熱所宜。故去之。○
温病始發。卽當用黃芩湯。去熱爲主。傷寒。傳至少陽。熱

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

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人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雄按。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

虛始利。飲聚而嘔。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楊云此注精當非前注所及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周禹載曰。温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溷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意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矣。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即爲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毋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

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爲太陽經脈。大爲陽明經脈也。

雄按。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云。浮大上之上字。當是弦字。始合三陽合病之脈。至治法。繆仲淳擬用百合一兩。麥冬。五錢。知母。栝蔞根。白芍藥。各二錢。鼈甲。三錢。炙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

楊云。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正是一串。初起爲此病。汗後則爲風溫證。徐亞枝云。楊侯嘗語余曰。傷寒論當逐條分讀不必固求連綴次序其意以洄溪傷寒類方。但當因證以論方。不必循經而論證。爲直截了當。蓋逐條分讀則其間脈絡貫通處自見。若泥次序。求連綴。不免鑿矣。及讀此評。益服其讀書。另具隻眼。

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八十九）主之。

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癉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癉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爲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爲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疼煩時嘔者。熱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勢而達之耳。

雄按。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熱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 仲景伏氣熱病篇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讝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下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

燥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五]主之。

周禹載曰。浮緊傷寒脈也。何以爲熱病。以其發於夏。不惡寒。反惡熱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溼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證也。然咽燥非少陰證耶。不知陽明。爲從出之途。少陰。其伏藏之地也。夫旣陽明熱病。曷又爲脈反浮緊。正以夏時。肌腠本開。人本多汗。風邪襲入。致腠理反閉。而無汗。故夏之風脈。每似冬之寒脈也。今云汗出。而脈亦浮緊者。正因浮甚有力。熱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精液。必至

躁妄昏昧。火劫溫針。爍其陰血。必至驚擾無寐。下之必亡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憹。此皆誤治。將何以救之乎。觀舌上胎滑者。則外邪尚在。以梔子解熱。香豉祛邪。是爲合法。若渴飲漿水。口乾舌燥。知其外邪亦入。總以白虎湯爲治。加人參者。以誤治而精液大傷也。設使緊脈去。而浮在。發熱引水。小便不利。則其浮爲虛。而熱已入膀胱。入膀胱者。曷不飲以四苓。而主以豬苓耶。傷寒之小便。不利。結於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於血分者也。因邪鬱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虛。滑石祛熱。而無取乎白朮也。

沈堯封曰。未經誤治之時。本是白虎湯主治。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載曰。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豬苓湯。然汗多。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腑。不令溲數同意。蓋汗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幾。更可下奪耶。當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沈堯封曰。穀食在胃。全賴津液充足。方能滑潤達下。若津液一枯。穀食卽燥結難下。故陽明。非燥不病。然燥者。五氣之一。而五氣中。風與熱。亦能致燥。易曰。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又曰。風自火出。此三義。皆因乎天者。若人之致燥有二。汗與小便是也。苟過多。則亦未有不燥者矣。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溺。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雄按。發汗則譫語下似脫一甚字

馬元儀曰。此證發汗。則偏於陽。而津液傷。攻下。則偏於陰。而眞氣損。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熱而不礙表裏。但三陽病。脈當浮大。而亦有微弱不起者。以邪熱抑遏。不得外達。待清其壅。則脈自起。勿謂陽衰。故脈微也。雄按。更不可誤以爲陽證見陰脈

章虛谷曰。此條。邪熱更重。瀰漫三陽。而致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濁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熱甚神昏。則譫語遺溺。若未經誤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湯。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裝文法。謂非誤發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雄按。尤在涇注云。若自汗出句頂腹滿身重四句來。若誤發其汗。而致譫語。雄按。白虎加人參湯入二或可救也。或下之額上生汗者。是絕汗也。手足逆冷。陽氣將亡。即所謂再逆促命期。非白虎所可治也。

◎仲景外感熱病篇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王安道曰。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受傷而為病。名曰中暑。亦曰中熱。一也。葉香巖曰熱地如爐傷人最速

趙以德曰。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渴者。中暍也。

周禹載曰。冬月有寒。則能傷人。名中寒。夏月有熱。亦能傷人。名中熱。此是外來之熱。故曰中。非即伏寒發出。夏必病熱之熱也。然而同用白虎者。總以所傷在氣。則所主在金。所病在熱。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則我母我子俱病。故與伏氣之在少陰。發出之由陽明者。無異。要皆並主一湯。全不因冬月之伏。與夏月之中。為二義也。

又全不以伏氣之渴與今病之渴爲稍異也。嗚呼。聖人於此有意立方。無心表異。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萬世之下。自有此悟也。雄按古人但以寒爲肅殺之氣而於暑熱甚畧是闕文也

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無不惡寒者。以其惡寒汗出。而誤認爲寒。妄用熱劑。則立危矣。

何報之曰。汗大泄不止亡陽。且令腎水竭絕。津液內枯。是謂亡陰。急當滋水之上源。三伏之義。爲金受囚也。金遇丙丁。失其淸肅。而壬水絕於巳。癸水絕於午。西北之寒淸絕矣。前人有謂。夏月宜補者。乃補天元之眞氣。非補熱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

沈堯封曰。此是熱病證據。素問。在天爲熱。在地爲火。熱者火之氣也。故熱乃五氣之一。而熱病。即傷寒有五之一。傷寒論以難經熱字。恐與下文溫字相混。故特指出曰。暍是也。感烈日之氣而病。即素問寒暑燥溼風之暑病。或曰。暍是陽邪。暑是陰邪。土潤溽暑。熱兼溼言也。似與暍有異。曰寒往。則暑來。與寒對待。非專言熱。而何古人稱暑暍熱一也。若溼熱併至之病。難經名曰溼溫。不名暑。迨至隋唐後。皆指溼熱爲暑。於是眞暑之名失。而暍之名。更不知爲何病矣。雄按。北齊書後主紀。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千金須知云。熱死曰暍。是唐時尚知暑暍之爲熱也。

雄按。內經云。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又云。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蓋暑為日氣。其字從日。曰炎暑。曰酷暑。皆指烈日之氣而言也。夏至後有小暑大暑。冬至後有小寒大寒。是暑即熱也。寒即冷也。暑為陽氣。寒為陰氣。乃天地間顯然易知之事。並無深微難測之理。而從來歧說偏多。豈不可笑。更有調停其說者。強分動得靜得。為陰陽。夫動靜惟人。豈能使天上之暑氣。隨人而判別乎。況內經有陰居避暑之文。武王有樾蔭暍人之事。仲景以白虎湯為熱病主方。同條共貫。理益彰彰。何後賢之不察。而好為聚訟。以紊道深文。以晦道耶。若謂暑必

兼溼則九旱之年溼難必得況兼溼者何獨暑哉蓋溼無定位分旺四季風溼寒溼無不可兼惟夏季之土爲獨盛故熱溼多於寒溼然暑字從日日爲天氣溼字從土土爲地氣霄壤不同雖可合而爲病究不可謂暑中原有溼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王三陽曰經文寒字當作邪字解亦熱也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夫白虎本爲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得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不但無緊且復多滑乃陽氣甚

而鬱蒸。此裏有熱也。裏熱甚。必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而爲亢害之證。此表有寒也。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表裏二字。爲錯誤可知。當爲上下更易。

魏念庭曰。此裏尚爲經絡之裏。非臟腑之裏也。

沈堯封曰。裏有寒之寒字。乃暍字之誤。如果裏有寒。何以反用石膏知母乎。表有熱。卽身熱也。上節止言病名。不言脈證。此節詳言脈證。出方主治。兩節本是相承。叔和校訂時。此節幸有寒字之誤。不被摘出。若見暍字。早已摘置別論中矣。程郊倩云。暍病脈不浮。不思傷寒論

之暍。即難經之熱病也。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濇。此是緊要處。豈可模糊讀過。本條脈浮滑。與難經熱病脈合。則白虎的是熱病主方。而寒字的是暍字之誤。

雄按。楊素園大令云。此條寒字。諸家所辯。未能妥帖。徐君亞枝謂當作痰字解。於義較協。余謂徐君此解可稱千古隻眼。夫本論無痰字。如溼家胸中有寒之寒字。亦作痰字解。蓋痰本作淡。會意二火搏水成痰也。彼溼家火微溼盛。雖渴而不能飲。是為溼痰。此暍病火盛鑠液。脈既滑矣。主以白虎湯。則渴欲飲水。可知是為熱痰。凡

痰因火動脈至滑實而口渴欲飲者即可以白虎治之况暍家乎汪按靈素兩經亦但曰水曰寒無一痰字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七主之

張路玉曰滑陽脈也故其厥爲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脣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裏而除熱也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

張兼善曰白虎專治大煩大渴大燥大熱之證惟恐表證未罷而早用之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條因其

中煩渴燥熱已甚非白虎不能遏也
沈堯封曰背為陽背微惡寒者陽虛證也但陽有不同眞水眞火是腎中之陰陽也氣血是營衛之陰陽也此條口燥渴心煩則暍熱內熾仍是白虎證惟暍熱傷其衛氣致背微惡寒故加人參補其衛也至若少陰病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則衛陽與腎陽並傷故人參與附子並用以兩補之也
雄按吳鶴皋云背微惡寒者但覺微寒而不甚也既有燥渴則白虎加參用可無疑若背惡寒而不燥渴者不可用也余謂以下條參之必有汗故可用也

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

沈堯封曰。此承上文。言煩渴。背惡寒。固當用白虎加人參湯。但亦有中暍。而外復傷風寒。亦能令惡寒。發熱。脉浮。更當於有汗無汗上。辨表證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不可用耳。

傷寒病。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

張路玉曰。詳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參

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邪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欲飲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爲急耶。

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時時惡風作時汗惡風。當遵之。又沈亮宸云。舌乾且燥。謂視之無液也。然則溫熱之審舌苔。以察津液。仲師已逗其倪矣。

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蔕湯二十二主之。

皇甫士安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盛。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

脈虛。雄按所云身寒者。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暑熱病之喜凉惡熱也。

朱奉議曰。夏月發熱。惡寒。頭痛。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病也。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中暑也。雄按此注之熱病。乃夏至後所發之伏邪也。內經亦謂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熱病。亦曰中暍。病有內外之殊。脈有洪微之別。是微弱本暍脈。惟身重爲溼候。後條雖亦身重而口開齒燥。暑熱內熾已極。似宜急與甘寒救液也。

方中行曰。夏日則飲水。人之常事。而曰傷。何哉。良由暑迫。飲之過多。或得之冷水澡洗。暑反入內也。

張路玉曰。此條言因熱傷冷之病。乃中暍之變證。喻氏謂。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以救之。有

形之淫。傷於肺金。則用瓜蔕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温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成聊攝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表裏俱病者。此則表裏俱病者也。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脈弦細芤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卽熱者。謂勞動其陽而暍卽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裏有熱也。雄按卽此一端。可見其爲熱熾津枯之候。雖身重惡寒。豈可再投清暑益氣湯五苓散藿香正氣丸等辛溫燥烈。以重刼其陰液乎。東垣虛谷

之言貽誤後人不淺

內經云。因於暑。汗煩則喘喝。口開。謂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齒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陽氣外虛。故惡寒甚。若以溫針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雄按觀此治法之三禁則仲景雖未立方。而甘涼撤熱存津之當用。已可不言而喻矣。趙氏方氏主用白虎加人參湯。殆從三陽合病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堯封曰。此言精氣素虧。而中暍者。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三十主之。一名復脈湯。脈按之來。而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

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脉者必難治

方中行曰脉結代而心動悸者虚多實少譬如寇欲退散主弱不能遣發而反自徬徨也復脉乃核實義之名然則是湯也必欲使虚者加進而馴至於實則實者自退散而還復於元之義也

喻嘉言曰脉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脉名之曰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可不知聊爲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充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脉盛津少脉衰津結病至津竭禍來脉見微弱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脉細不可妄攻小

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焚。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稍用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眞陽。陰精所裁。胃中眞陽。津液所胎。陰枯津盛。洌泉可溉。陰精衰薄。缾罄罍哀。何謂結陰。無陽脈闔。何謂代陰。無陽脈奪。經揭無陽。津液欲竭。較彼亡陽。天地懸闊。

沈堯封曰。此論精氣素虧。而感微邪之治。前節有脈證。而無方治。此未必卽是前節主方。然觀方中藥。又甯必不可以治前證。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方中行曰。浮爲氣上行。故曰陽。芤爲血內損。故曰陰。胃

中生熱者。陰不足以和陽。津液乾。而成枯燥也。雄按。沈氏云浮為邪芤為陰血虛以余論之凡見浮芤相搏之脈多是暑熱傷津

沈堯封曰。衛氣為陽。人之所知也。津液為陽。人之所未知也。經云。上焦出氣。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衛氣即津液也。故在外之津液少。則曰無陽不能作汗。在內亡津液。則曰陽絕於裏。要之。言陽也。即言衛氣也。即言津液也。

❀仲景溼溫篇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溼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沈堯封曰。傷寒論原序云。撰用素難。當即以素難釋之。難經。傷寒有五。即素問。寒。暑。燥。溼。風。之五氣爲病也。故仲景於太陽論中。五證並列。挨次剖析。此論溼痹。即難經之溼溫證也。素問。在天爲溼。在地爲土。溼乃土之氣也。故溼爲五氣之一。溼溫乃傷寒有五之一。編傷寒者。以溼暍。爲非傷寒。置之別論。然則中風。亦非傷寒。何以獨存卷首耶。難經云。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與此稍異。

又曰。傷寒。既以頭痛胃實等項。分六經。即以汗字判風寒。渴字認燥熱。小便不利。認溼氣。縱橫辨別。邪無遁形。

矣讀者當於此等著實處留心

溼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倪沖之傷寒彚言此溼家爲病之總綱也金錍蓋體氣素以溼爲事者是爲溼家條辨其痛與痺痛不同溼在關節而疼故曰痺今一身盡疼而表有熱故聊攝稱曰在經熏黃與橘子黃同是溼熱彼以熱勝者黃而明此以溼勝者黃而晦宜茵陳五苓散主之海藏以熏黃爲陰黃蓋既溼勝則次傳寒中小便自利者有之雄按此由但清其熱不治其溼故次傳寒中朮附湯主之折衷

沈堯封曰丹溪云如造麴然溼熱鬱久則發黃也

雄按、溼熱發黃、名曰黃疸、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爲期、其餘所因甚多、有穀疸、酒疸、女勞疸、黃汗、及冷汗便溏、氣虛之陰黃、身面浮腫、睛白能餐、勞倦之弱黃、神志不足、猝受恐嚇、膽氣外泄之驚黃、肝木橫肆、脾胃傷殘、土敗而色外越之痿黃、皆與暴病不同、不可概目爲溼熱病矣。

溼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尤在涇曰、寒溼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

出爲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温藥以通陽不可與攻法以逐溼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胸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其所傷之處而爲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下而寒溼仍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欲得水胸中有寒而復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雄按胸中有寒之寒字當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液爲痰所阻故口燥煩而痰飲乃水之凝結故雖渴而不能飲也 楊云此注極明確凡傷寒論言胸中有寒者俱作痰解

溼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涇曰。溼病在表者。宜汗出。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溼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楊云溼證不可妄下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浮而陰不下濟也。亦通。

雄按。張石頑云。自此而推之。雖額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陰氣未脫。而陽之根猶在也。下雖大小便利。若額上無汗。不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

離決可以隨其虛實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雖無頭汗喘逆陽氣上脫之候亦死亦有下利不止小便反閉而額上汗出者謂之關經云關格不通頭無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問曰風溼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溼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溼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溼俱去也汪按古人即表汗亦須有節度如此奈何近人必令其汗又欲令其多耶此與傷寒論桂枝湯下語亦可互參

倪沖之傷寒彙言溼家不惟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惟

風溼相搏一證。郊倩風從前來。溼傷卑下。兩至搏擊。一身盡爲疼痛。子繇此是微挾表邪。法當汗出而病方解。郊倩然時值淫雨。隱菴不免溼氣盛行。統一醫云。此可發汗。若發大汗。而病不愈。不惟風溼之邪不解。而且傷眞氣矣。郊倩況風之乘罅也速。溼之侵人也漸。子繇然風在外。而溼在內。且大汗出。而漬衣被。汗轉爲溼。風氣雖去。而溼氣仍隱伏而存留。是故不愈也。統一使之微微似欲汗出。則正氣宣發。充身澤毛。若霧露之灌溉。與病相應。斯正氣行。而邪氣卻。營衛和。而風溼並解矣。忠可

章虛谷曰。治風溼者。必通其陽氣。調其營衛。和其經絡。

使陰陽表裏之氣同流。則其內溼隨三焦氣化。由小便而去。表溼隨營衞流行。化微汗而解。陰溼之邪既解。風邪未有不去者。若大發其汗。陽氣奔騰。風爲陽邪。隨氣而泄。溼邪陰滯。故反遺留。而病不愈也。此治風溼與治風寒不同者。雖寒溼同爲陰邪。而寒清溼濁。清者易散。濁者黏滯。故汗法。大有區別也。

溼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暈。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章虛谷曰。此所謂霧露清邪。中於上也。三陽經脈。上頭

而行於身表。頭中寒溼。則表氣不宣。故身疼發熱。肺開竅於鼻。而行氣於皮毛。邪從鼻入。溼遏其陽而上蒸。則面黃。氣閉則喘。氣壅則頭痛鼻塞而煩。皆肺氣窒塞。不得下降。故脈反大。其與溼中於下。而在陰之脈沈細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止頭中寒溼。故鼻塞。當用辛香苦泄之藥。納鼻中。如近世之痧藥。雄按鼻煙亦可用古人惟用瓜蒂散十四使肺氣通達。其溼邪化水。從鼻中出則愈。汪按瓜蒂末嗅則水從鼻出若湯飲則吐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十五主之。

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溼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

表連軺赤豆等味利肺氣以清溼熱其邪在經絡故從表解之

雄按余治夏月溼熱發黃而表有風寒者本方以香薷易麻黃輒效楊云夏月用香薷與冬月用麻黃其理正同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檗皮湯主之十六

尤在涇曰此熱瘀而未實之證熱瘀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徹熱於上檗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及實故須甘草以和之耳

沈堯封曰梔檗湯清熱利小便治溼熱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連小豆湯爲溼熱主方不思麻連小豆湯發汗

之方。惟外兼風寒者宜之。梔蘗湯。利小便之方也。楊云。分析極淸。若以麻連小豆湯爲主方。不惟梔蘗湯無著落。即論內。但當利小便句。亦無著落。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十七主之。

尤在涇曰。此則熱結在裏之證也。身黃如橘子色者。色黃而明。爲熱黃也。若陰黃則色黃而晦矣。熱結在裏。爲小便不利。腹滿。故宜茵陳蒿湯。下熱通瘀爲主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

發黃。茵陳蒿湯七十主之。

尤在涇曰。熱越。熱隨汗而外越也。熱越則邪不蓄而散。安能發黃哉。若但頭汗出。而身無汗。劑頸而還。則熱不得外達。小便不利。則熱不得下泄。而又渴飲水漿。則其熱之蓄於內者方熾。而溼之引於外者無已。溼與熱合。瘀鬱不解。則必蒸發爲黃矣。茵陳蒿湯。苦寒通泄。使病從小便出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沈堯封曰。此是寒邪外束之溼溫證也。麻連小豆湯是

其主方。除卻惡寒。即是梔蘗證。更加腹微滿。即是茵蔯蒿證。

章虛谷曰。上明發黃之證。此又明致黃之由也。面赤者。熱鬱在經。當以汗解。若攻之。傷其腑氣。則在經之熱。反從內走。與水穀之氣。鬱蒸發黃。三焦閉塞。而小便不利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章虛谷曰。雖未誤下。而無汗。小便不利。其邪熱閉結。心中懊憹。與胃中水液。鬱蒸。而身必發黃也。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喻嘉言曰。溼停熱鬱。而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周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

❀仲景疫病篇

山陰陳坤載安注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于陰也。陽中于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痠。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藏氣相熏。

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亦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遊于經絡。出入藏府。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入內。嚏而出之。聲嗢咽塞。寒厥相逐。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湫痛。命將難全。

此一節。言受疫之源。疫者。即寒暑燥溼風。夾雜而成。清濁不分。三焦相溷。其曰中上中下者。是就邪之清濁而言。曰陰中陽中者。亦即邪之中上中下而言。扼要全在

中焦。得治為主。中焦者。脾胃是也。脾胃之氣、有權。若衛氣前通者。邪可從經而汗解。若營氣前通者。邪可從腑而下解。倘脾胃之氣不足。邪必內陷傷臟。五液注下。便難臍痛。命將難全矣。為癰膿。下豚肝。指其重者而言。未必定當如是也。所以疫證。最怕邪伏募原內壅不潰。為難治。

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脈欲厥。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是其候也。（揚云。疫病。乃穢邪彌漫。其脈、恆模糊不清。此所云漸漸大漸漸小。正其候也。）如此者。惡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熱多者。目赤脈多。睛不慧。（揚云。凡疫證。目睛。必不了了。）醫復發之。咽中則傷。若復

下之。則兩目閉。寒多者。便清穀。熱多者。便膿血。若熏之。則身發黃。若熨之。則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難者。爲危殆。

此節言。疫邪初起之證與脈也。陰陽俱緊。惡寒發熱。與傷寒同。而漸小漸大之厥脈。是疫之所異也。因邪氣深伏。正氣不得宣通。所以先必惡寒。而甚則又形熱狀。汗出喉痛目赤也。若因惡寒而發汗。則助熱上蒸而咽傷。若因內熱而下之。則陽氣內陷而目閉。陰邪多。則便清穀。陽邪多。則便膿血。熏之則溼熱鬱蒸而身黃。熨之則熱燥津液。而咽燥。總因邪伏募原。故汗下熏熨皆誤也。

其可救與不救。當於小便。利不利驗之也。楊云溫病小便利則陰氣未竭疫證小便利則腑氣尙通邪有出路故俱可治

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熏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强。加溫針。則衄。

此節。言清邪之中上者。故陽分之證居多。清邪中上。直入募原也。其發熱頭痛微汗。爲邪熱熏蒸。非在表也。故發汗。則熱盛而神昏。楊云汗爲心液過汗則心虛而邪蔽清陽熏之。則熱壅而作喘。楊云熏之則以熱益熱而傷水之上源不得小便。心腹滿者。氣不通也。亦非在裏。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强者。下傷津液也。衄者。溫針傷絡也。楊云邪熱入營故衄治當先達募原。不致此變。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衂不可制。貪水者。必嘔。（楊云水積而不運故嘔）惡水者。厥。（楊云熱盛而無制故厥）若下之。咽中生瘡。（楊云熱遺於上故生瘡）假令手足溫者。必下重便膿血。（楊云四末屬脾溫則熱邪充斥脾胃故下膿血）頭痛目黃者。若下之。則兩目閉。（楊云溫邪非蕩滌所能驅而反虛其正故目閉）貪水者。脈必厥。其聲嚶。咽喉塞。（楊云亦水積氾溢之象）若發汗。則戰慄。陰陽俱虛。（楊云邪在裏不在表汗之則徒虛其表）惡水者。若下之。則裏冷。不嗜食。大便完穀出。（楊云惡水則淫盛熱微下之則傷其中氣）若發汗。則口中傷。舌上白胎。（楊云津液外竭則穢邪上蒸）煩躁。脈數實。（楊云熱盛於內）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若發汗。則小便自利也。（楊云太陽膀胱主津液汗之則正虛而不能約束）

此節言濁邪之中下者。故陰分之證居多。濁邪中下者。非下受也。仍從募原分布。謂陰邪歸陰也。邪併於陰。則陰實陽虛。故有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衂不可制。貪水咽瘡。下重便膿血。諸證。此陰實也。其目閉。脈厥。聲嚶。咽塞。戰慄。不嗜食。大便完穀。小便自利者。此陽虛也。實爲眞實。虛爲假虛。故非偏陰偏陽可治。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十八 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此疫邪之分傳者。病無表裏證。邪在募原。此指初起而言。脈數者。熱盛於內也。浮者。熱蒸於外也。發熱七八日。而不從汗解。其內熱已深。故曰可下。此指見在而言。假令已下。是指下後言也。若下後。脈數不解。熱傳於陽。則消穀善飢。爲衞氣前通也。熱傳於陰。必傷血成瘀。爲營氣前通也。宜抵當湯。即下如豚肝之類。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便膿血者。已成脚氣孤絕。五液注下。爲不治之證也。勿作尋常協熱利看。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

十九楊云此條溫熱俱有之不獨疫病。若不瘥者。與五苓散。二十一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二十二白散二十三亦可服。

此疫邪之傳表者。卻字。疑是劫字之誤。徐亞枝云卻不得前也熱被冷抑不得外出轉而內攻故彌更益煩卻字似非誤楊云是文蛤散。當屬文蛤湯。十二病在陽者。謂疫邪已傳陽分也。傳於陽。當從汗解。潠。噴也。灌。溉也。疫邪熱極。原可飲冷水。得大汗而解者。乃以之潠灌皮毛。內熱被冷水外劫。故內煩益甚。肉上粟起也。欲飲而不渴者。內熱爲外水所制也。文蛤性寒。氣燥。合之麻杏石甘。去外水。而清內熱。五苓散。亦具利水徹熱之功。小陷胸湯。及亦可服。七字疑衍。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此疫邪之傳裏者噦在傷寒多寒在疫證爲熱況見有腹滿前後不利可據其爲邪氣壅蔽無疑前後二便也利二便卽疏裏法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此疫邪之越於三陽者得病六七日惡風寒而脈浮弱非表虛也手足溫而脈遲非裏寒也合之爲疫邪內伏不潰之證醫者重於疏裏乃二三下之不能食小便難

不無傷中。而脇下滿痛。少陽也。面目及身黃。陽明也。頸項强。太陽也。邪已越於三陽。斯時但於淸解熱毒劑中。按經據證。略加引經達表之藥。足矣。若拘於脇痛爲少陽。與柴胡湯。參甘薑棗錮蔽疫邪。必下重作利也。若先渴後嘔。爲水飲內停。非少陽喜嘔。柴胡湯必不可與。食穀者噦。亦屬邪蔽使然。非內寒也。末句之義。似有脫簡。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先必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二十四

此疫邪之越於太陽者。太陽病不解。係疫邪浮越。非太

陽經病也停勻也脈陰陽俱停是尺寸浮沈遲速大小同等也其正氣有權足以化邪故從汗解振慄者戰汗也脈微謂邪氣衰也陽邪先退先從汗解陰邪先退先從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調胃承氣以疫邪雖熱不必盡實也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此言疫邪傳表先下後汗之誤疫邪達表當從汗解乃拘於疏裏而先下之徒虛其裏故不愈因復發汗是又

虛其表故汗出而作冒也必俟表氣已和再和裏氣疫證汗後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後必汗出而始解者總由邪氣分傳而無一定之治法也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此言疫邪誤下之變治疫雖宜疏裏但既越於太陽自當從表一誤下之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促爲陽盛下之必致結胸不結者陽邪外散也爲欲解浮爲在表下之

則內陷。爲結胸。緊爲邪實。下之則邪上浮。爲咽痛。弦者挾風。下之則引風入肝。故兩脇拘急。細數者。熱鬱於內也。下之則邪火上衝。故頭痛未止。沈緊多飲。下之必動其飲。故欲嘔。沈滑者。熱爲溼滯也。下之則溼熱下流。故協熱利。浮滑者。熱盛於表也。下之則熱邪內攻。故下血。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二十五主之。

陽毒者。疫邪犯於陽分也。陽邪上壅。故面赤。熱極傷血。故偏體斑斑。如錦紋也。咽喉痛。唾膿血。皆邪熱爍津。有立時腐敗之勢。五日經氣未周。毒猶未偏。故可治。七日

則邪氣徧而正氣消矣故曰不可治方用升麻鼈甲者所以解陽分之毒即所以救陰分之血也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陰毒者疫邪入於陰分也陰中於邪故面目青邪閉經絡故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陰分熱毒上壅也故其日數與陽經同而治法原方去雄黃蜀椒者陰分已受熱邪不堪再用熱藥也

雄按王安道云陰者非陰寒之病乃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人謂陰寒極盛稱爲陰毒引

仲景所敘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卻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竊謂陰寒極盛之證固可名爲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後人所敘陰毒與仲景所敘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蓋後人所敘陰毒是內傷生冷或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涼藥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也又趙養葵云此陰陽二毒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也

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尚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豈面赤發斑咽痛唾血所可試乎

必有錯簡。未可曲爲之說也。楊云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類甚多俱不必强作解事也

又按倪沖之傷寒彙言。附載袁雲龍云。仲景之書。前敘六經諸條。其中文義前後起止。多有闕失。歷代醫哲。並未深勘。至於陽毒陰毒二條。更可詫異。俱用升麻鼈甲湯。陰毒但無雄黃蜀椒。此坊刻之譌本也。宋龐安常陰毒陽毒。概用全方。陰毒不去椒黃。於理稍近。余於萬歷乙亥。得南陽舊本。其陰毒條。於去雄黃下。作倍蜀椒加半主之。於理爲是。蓋陽毒陰毒二證。良由平素。將息失宜。耗疲精髓。逆亂氣血。所以猝受山林水澤。瘴厲惡氣。

所中。感而成疾。余當壯年。北遊燕邸。以及遼陽之外。南遊閩廣黔甸。以及交阯之區。大抵南方多陽毒。北方多陰毒。時醫按法施治。曾無一驗。中州等處。有人患此。亦罕能救。細按二證。俱有咽喉痛三字。以余竊論瘍科書。有鎖喉風。纏喉風。鐵蛾纏三證。其狀相似。有面色赤如斑者。有面色青而悽慘者。有吐膿血者。有身痛如被杖者。有氣喘急促者。有發譫語煩亂者。雖有兼證如此。總以咽喉閉痛爲苦。猝發之間。三五日可治。至七日不減。卽無生理。豈非陽毒陰毒二證之類乎。再察其脈。緩大者生。細數緊促者死。余見此二證。不論陽毒陰毒。概用

喉科方。以蓬砂二錢。火硝六分。米醋一琖。薑汁小半琖。用鵝翎探入喉中。吐痰椀許。活者百數。據袁公之論。則陽毒爲陽邪。陰毒爲陰邪矣。陰邪固宜倍蜀椒之半。而以蜀椒施之陽邪。終嫌未妥。改從喉科法。引吐。卻穩當。以余度之。陽毒卽後世之爛喉痧耳。叔和謂之溫毒是已。治法忌用溫散。宜用清化。陳繼宣疫痧草專論此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

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楊云金匱中論此證最爲明顯完善

百合病者。皆緣時疫新愈。其三焦腠理榮衞之交。餘熱未清。正氣困乏。不能流暢。如人在雲霧之中。倏清倏渾。如日月被蝕之後。或明或暗。故有種種不可名言之狀。而其口苦。小便赤。脈微數。乃餘熱的證也。病不在經絡臟腑。楊云此句欠酌治不能補瀉溫涼。惟以清氣爲主。氣歸於肺。而肺朝百脈。一宗者。統宗於一。卽悉致其病之謂也。溺時。頭痛者。小便由於氣化。水去則火上衝也。其病爲

重六十日愈月再周而陰必復也溺時淅淅然者膀胱腑氣一空表氣亦因之而失護也但頭眩者陽氣不能上達也熱漸衰病漸輕故愈日漸速也曰其證指溺時頭痛諸證而言曰未病預見謂未成百合病先見頭痛等證也百合清熱養陰專潤肺氣治以百合卽以百合名病也

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卽以百合名其病其實餘熱逗留肺經之證凡溫暑溼熱諸病後皆有之不必疫也肺主魄魄不安則如有神靈肺失肅淸則小便赤百合功專淸肺故以爲君也楊云前注已平正通達讀此更親切不易覺前注尚隔一

層余嘗謂孟英學識前無古人試取其所注與古人所注較論之當知余言之非阿所好也憶辛丑暮春于役蘭溪在嚴州舟次見一女子患此證其父母以爲祟也余詢其起於時證之後察其脈數第百合無覓處遂以葦莖麥冬絲瓜子冬瓜皮知母爲方汪按百合本治肺之品從此悟入可謂在人意中出人意外矣服之一劑知二劑已

百合病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此推究致百合病之源見於陰者即陰中於邪也陰既受邪不即與陽氣通調則陰邪愈閉法當攻陽以救其陰也見於陽者即陽中於邪也陽既受邪不即與陰氣

通調。則陽邪不化。法當攻陰。以救其陽也。若不攻陰救陽。復發其汗。是爲見陽攻陽。不知攻陽救陰。復下之。是爲見陰攻陰。二者。均之爲逆。皆因治不如法。陰陽未能透解。所以致有百合之病。若於百合病中。並無汗下之證。毋用汗下之法也。下之汗吐下。皆此意。此處陰陽二字。但就營衞講。不說到氣血臟腑上。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二十六主之。

得之汗後者。其陽分之津液必傷。餘熱留連而不去。和陽必以陰。百合同知母。泉水。以淸其餘熱。而陽邪自化也。○按初病邪重。故上節言救言攻。此病後餘邪。當用

和法。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黃湯二十七主之。

其得之吐後者。吐從上逆。較發汗更傷元氣。陰火得以上乘。清竅爲之蒙蔽矣。故以雞子黃之純陰養血者。佐百合。以調和心肺。是亦用陰和陽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二十八主之。

其得之於下後者。下多傷陰。陰虛則陽往乘之。所以有下焦之熱象。百合湯內。加滑石。代赭。取其鎭逆利竅。以通陽也。是謂用陽和陰法。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二十九主

之

不經吐下發汗。正雖未傷。而邪熱之襲於陰陽者。未必透解。所以致有百合病之變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節而言。地黃取汁。下血分之瘀熱。故云大便當如漆。非取其補也。百合以清氣分之餘熱。爲陰陽和解法。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病。至一月不解。纏綿日久。變成渴者。津液消耗。求水以自滋也。渴而不致下消。病猶在肺。肺主皮毛。故以百合湯洗之。使毛脉合。行精氣於腑也。食煮餅。假麥氣以助津液。勿以鹽豉。恐奪津增渴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蔞牡蠣散三十一主之。楊云此條證比上條較重

雄按尤在涇曰。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瘥者。熱盛而津液傷也。栝蔞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鑠也。此注已極該括。陳注較遜。故從尤本。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三十二主之。

變發熱者。餘邪鬱久。淫於肌表。熱歸陽分也。百合清金退熱。加滑石以利竅通陽。曰當微利。指小便利言。謂熱從小便去也。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得安。蝕于喉。爲惑。蝕于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

乍赤。乍黑。乍白。蝕于上部。則聲嗄。甘草瀉心湯主之。
蝕于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于肛者。雄黃熏之。

百合病。是餘熱留連於氣機者。狐蜮病。是餘毒停積於幽陰者。狐蜮水蟲也。原疫邪不外淫熱。久留不散。積而生蟲。顧聽泉云。疫邪久留人不活矣。久留上宜加餘邪二字。喉與二陰。爲津液淫潤之處。故蟲生於此也。聲嗄。因知其蝕於喉。咽乾。而知其蝕於陰者。因其熱鬱於下。津液不能上升也。餘熱內鬱。故狀似傷寒。內熱。故默默欲眠。內煩。故目不得閉。臥起不安。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以熱邪隱見不常。非蟲動也。苦參。雄黃。皆燥溼殺蟲之品。甘草瀉心。不特使中氣

運。而溼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也。略參尤氏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能食。膿已成。赤豆當歸散三十三主之。

此疫邪熱毒蘊伏於內也。故有脈數。身不熱。微煩欲臥之證。初得之汗出。表氣尙通也。至三四日。目赤如鳩眼。熱傷血分也。七八日。目四眥黑。血已腐敗也。能食者。病不在胸腹。膿成於下也。赤小豆清熱去溼。兼以解毒。當歸。和血化膿。使毒從下解也。

先輩喻嘉言。將辨脈篇中。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一

節。爲仲景論疫根據。可謂獨具隻眼者矣。其治法。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此論識超千古。雄按。林北海亦云喻氏論疫。高出千古。直發前人所未發蓋仲景於吐利霍亂等。不過感一時冷熱之氣者。猶且論及。而謂疫病之爲流行大毒者。反不之及耶。然則傷寒論中之必有疫證。是非臆說。坤學識淺陋。不敢妄自搜羅。擾亂經旨。但將傷寒金匱中證治。與風寒等法不合。寓有毒意者。均歸之疫。雄按。守眞論溫。鳳逵論暑。又可論疫。立言雖似創闢。皆在仲景範圍內也

楊按。此篇搜輯甚佳。俱古人所未及。然原論不可解處

甚多。其用方。與病。不相登對處。亦有之。讀者。師其意而於其不可解者。勿强事穿鑿。則善矣。汪按此評大妙。如此方不爲昔人所愚。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溫熱經緯卷二